

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・藏禪

二集堂祖

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史傳部

祖堂集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·史傳部

祖堂集二

□監 修 □星雲大師

□主 編 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·請勿翻印

□發行者 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 □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□出版者 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○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—九

□流通處 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○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—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（○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（○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（○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 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 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 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祖堂集卷第十

石頭下卷第七曹溪第七代法孫

(一一四)

玄沙和尚，嗣雪峰，在福州。師諱師備，俗姓謝，福州閩縣人也。咸通初，上芙蓉山出家，於鍾陵開元寺道玄律師受戒，卻歸山門。凡所施爲，必先於人，不憚風霜，豈倦寒暑。衣唯布納，道在精專，語嘿有規，不參時倫。雪峰見師器質粹容，亦多相接，乃稱師爲備頭陀。如斯數載，陪仰親依。

有一日，普請畚田，雪峰見一條蛇，以杖撩起，召衆云：「看看！」以刀芟爲兩段。師便以杖挑拋背後，更不顧視，衆僧愕然。

雪峰云：「俊哉！」

雪峰一日誆曰：「備頭陀未曾經歷諸方，何妨看一轉乎？」如是得四度。

師見和尚切，依和尚處分，裝裹一切了，恰去到嶺上，踢著石頭，忽然大悟，後失聲云：「達摩不過來，二祖不傳持。」

又上大樹，望見江西了云：「奈是許你婆。」便歸雪峰。

雪峰見他來，問：「師教你去江西，那得與摩迴速乎？」

師對云：「到了也。」

峰曰：「到那裏？」

師具陳前事，雪峰深異其器，重乘入室之談，師即盡領玄機，如瓶瀉水。

初住普應，次卜玄沙，後闍王迎居安國寺，禮重爲師，奏錫紫衣，師號宗一大師。三處住持，三十來年匡八百衆矣。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事？」

師云：「用自己作什麼？」

問：「從上宗門中事，此問^①如何言論？」

師云：「少人聽。」

師云：「佛言『吾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』，我道猶如話月，曹溪豎起拂子是指月。」

問：「古人瞬視接人，師如何接人？」

師云：「我不瞬視接人。」

進曰：「師如何接人？」師視之。

問：「古人拈槌豎拂，還當宗乘中事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不當。」

進曰：「古人意作摩生？」師豎起拂子。

進曰：「宗門中事作摩生？」

師云：「待你自悟始得。」

師問長生：「維摩觀佛，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無住，長老作摩生觀？」

對云：「放某甲過，有个商量。」

師曰：「放長老過，作摩生？」長老良久。

師云：「教阿誰委？」

對云：「徒勞側耳。」

①「問」，當作「聞」。

師云：「正知你鬼趣裏作活計。」

師聞魚鼓聲，乃云：「打我也。」

師遊南州時，與王太傅一房坐，時有一沙彌揭簾欲入，見師與太傅，便放簾抽身退步。師云：「者沙彌好喫二十棒。」

太傅云：「與摩則延玘罪過。」

師云：「無，佛法不是這個道理，也須子細好。」

僧問中塔：「沙彌過在於何，打二十棒？」

塔云：「更添三十棒，沙彌又無過。」

又問興化，興化云：「若會二公坐處，此棒不從外來。」

又問順德：「玄沙與摩道，意作摩生？」

順德云：「不爲水而打水。」

僧曰：「與摩則太慰亦合先陁去也。」

德云：「又成求他不肯。」

進曰：「只如不爲水而打水，意作摩生？」

德云：「青山碾爲塵，敢保無閑人。」

「《天請問經》，曰：『云何利刀劍？云何礮毒藥？云何熾盛火？云何極重暗？』爾時，佛告彼天曰：『麤言利刀劍，貪欲礮毒藥，憊恚熾盛火，無明極重暗。』」

有人舉問雪峰：「如來只說利刀劍，未曾當劍，請師當劍。」

峰云：「咄！不識好惡漢。」

有人持此語舉似師，師云：「似則似，是則不是。」

僧便問：「請和尚當劍。」

師云：「咄！不識好惡漢。」

有人舉似中塔，中塔云：「不可思議，古人與摩見知，雖然如此，欠進一問。」

僧便問：「請和尚道。」

塔云：「尊宿分上還有這個也無？」

志超上座爲衆乞茶，去時問師：「伏乞和尚提撕。」

師云：「只是你，不可更教我提撕。」

進曰：「乞師直指，志超不是愚癡人。」

師云：「是，你是愚癡人，作摩生會？」

進曰：「時不待人，乞師指示。」

師云：「我這裏有三棒，打你愚癡，會摩？」

「志超不會。」

中塔云：「自愚癡。」

地藏云：「和尚愚癡教什摩人打？」遂偈曰：

三棒愚癡不思議，浩浩溶溶自打之。

行來目前明明道，七顛八倒是汝機。

師問靈雲：「那裏何似這裏？」

雲云：「也只是桑梓，別無他故。」

師曰：「何不道：也要知。」

雲曰：「有什摩難道？」

師云：「若實，便請道。」

靈雲偈曰：

三十來年尋劍客，葉落幾迴再抽枝。

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

師云：「靈雲也，什摩生桑梓之能？」

雲曰：「向道：『故非外物。』」

師云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又云：「靈雲諦當！甚諦當！敢報^①未徹在。」

雲曰：「正是，和尚還徹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若與摩即得。」

雲曰：「亘古亘今。」

師云：「甚好！」

雲曰：「喏！喏！」

師作一頌送靈雲曰：

①「報」，當作「保」。

三十來年只如常，藥^①落幾迴放毫光。

自此一去雲霄外，圓音體性應法王。

師問招慶：「汝作摩生說驢使馬使？」

慶云：「某甲姓孫。」

師云：「是即是，且作摩生是驢馬？」

慶云：「也只是桑梓。」

師云：「知得也未？」

慶云：「要且不是和尚。」

師問：「作摩說大意？」

慶云：「得與摩顛倒。」

師云：「正是我顛倒。」

慶云：「某甲也顛倒。」

師云：「知得。」便有偈：

用處妙理不換機，問來答得不思議。

應現常□明知交，人人自在得功希。

又偈曰：

再睹道交話清源，人人問道無不全。

法法恆然皆如是，四生九類體中圓。

問：「如何是正妙心？」

答：「盡十方世界都來是个真實之體。」

師開平二年戊辰歲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身體極熱，曰：「我是大悟底人，盡大地一時火發，是你小小之輩，走卻不難。」

休長老便問：「和尚尋常罵十方，因什摩到與摩地？」

師云：「達底人尚自如此，豈況是你諸人？」便順化，春秋七十四，僧夏四十四，閩王崇塔矣。長興元年庚寅歲，將十一郎林澄製碑文。

淨修禪師讚曰：

①「藥」，當作「葉」。

玄沙道孤，禪門楷模。
言一坐偈，四海五湖。
巨鼇海面，金翅雲衢。
崑崖嶮峻，佛法有無。

(一一五)

長生和尚，嗣雪峰，在福州。師諱皎然，福州人也。自造雪峰之門，密契傳心之旨。於一日，雪峰因讀古人語，到「光境俱亡復是何？」便問師：「這裏合著什麼字？」

師對云：「放某甲過，有個道處。」

峰云：「放你過，作摩生道？」

對云：「某甲亦放和尚過。」

又因玄沙云：「一切森羅^①鏡中像。」便提起杖問師：「這個是像，阿那人是鏡？」

師對云：「若不如是，爭獲圓通？」

師在雪峰時，爲後生造偈曰：

素面相呈猶不識，更添脂粉競鬪看。

這裏若論玄與實，與吾如隔萬重山。

問：「從上宗乘，如何言論？」

師云：「不可爲閤梨荒卻長生路也。」

問：「古人道：『無明即佛性，煩惱不須除。』如何是無明即佛性？」

師作嗔勢，豎起拳喝云：「今日打這個師僧！」

「如何是煩惱不須除？」

師以手拏頭曰：「今日打這個師僧，得任摩發人業。」

師巡堂後，到廚下，雪峰曰：「我尋常向師僧曰：『是什麼？』未有人對，阿你作摩生？」

師對曰：「放么甲過，亦有商量。」

*①「蘿」，當作「羅」。

峰云：「放你過，作摩商量？」

對曰：「某甲亦放和尚過。」

雪峰曰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

師到鵝湖，當門安下，忽然見燈頭來挑燈，便造偈曰：

一靈孤燈當門懸，擬欲挑來歷劫昏。

山聲朴直人難見，此中會得處處全。

內侍問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。』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？」

師乃指揖內侍曰：「喫橄欖子。」

內侍又問：「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？」

師云：「內侍適來豈不是喫橄欖子？」

對云：「是也。」

師云：「古來衆生日用而不知，如今內侍亦日用而不知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

云：「昨日送一个去，今日迎一个來。」

(一一六)

鵝湖和尚，嗣雪峰，在信州。師諱智孚，福州人也。未睹實錄，不訣^①化緣始終。

僧問：「五逆之子，還受父的也无？」

云：「雖有自裁，未免傷己。」

問：「國無定亂之劍，爲什摩四海宴清？」

云：「君王無道。」

「君王道合事如何？」

云：「不令亦不行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向上人？」

云：「正知闍梨勿奈何。」

進曰：「爲什摩勿奈何？」

云：「未必小兒得見君王。」

①「訣」，當作「決」。

問：「利婁相擊不側耳者如何？」

云：「哲。」

問：「虛空講經，以何爲宗？」

云：「闍梨不是聽衆，去。」

（一一七）

大普和尚，嗣雪峰。師諱玄通，福州福唐縣人也。出家於兜率山，依年具戒，便慕參遊。見雪峰，數年盤泊，更不他往，承言領旨，而居大普矣。

有僧問：「巨海驪珠如何取得？」師乃撫掌瞬視。

問：「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」

師曰：「脱卻枷來商量。」

（一一八）

鏡清和尚，嗣雪峰，在越州。師諱道忞，溫州人也。師初入閩，參見靈雲，便問：「行腳大事，如何指南？」

雲云：「浙中米作摩價？」